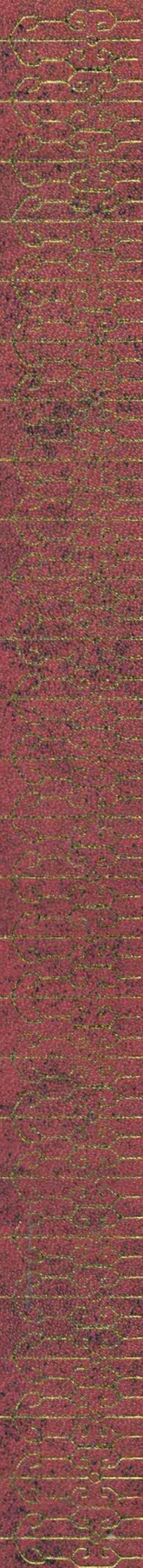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私學教育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中華大典》
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25-5732-5

I. ①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百科全書—中
國②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國 IV. ①Z227②G5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8963 號

ISBN 978-7-5325-5732-5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全九冊)

編纂: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21)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 五三五 字數: 一六四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32-5/G·510

定價: 三八八〇圓

目錄

題解	七
----	---

論說	九
----	---

綜述	一二
----	----

先秦	一二
----	----

儒家私學	一二
------	----

墨家私學	一九
------	----

法家私學	三四
------	----

陰陽家私學	三五
-------	----

名家私學	三五
------	----

農家私學	三六
------	----

兵家私學	三六
------	----

縱橫家私學	三七
-------	----

醫學私學	三七
------	----

其他私家傳授	三七
--------	----

秦漢	三七
----	----

儒家私學	三七
------	----

道家私學	四二
------	----

法家私學	四二
------	----

兵家私學	四三
------	----

陰陽家私學	四三
-------	----

曆數家私學	四四
-------	----

文藝家私學	四四
-------	----

醫家私學	四五
------	----

雜藝私學	四五
------	----

書館教學	四五
------	----

魏晉南北朝	四七
-------	----

儒家私學	四七
------	----

法家私學	五六
------	----

兵家私學	五六
------	----

天文學	五九
-----	----

曆數學	六〇
-----	----

農學	六二
----	----

名家私學	六三
------	----

史學	六三
----	----

譜學	六四
----	----

文學	六四
----	----

醫學	六五
----	----

書學	七〇
----	----

道教私學	七〇
------	----

佛教私學	七四
------	----

其他	八二
----	----

隋唐五代	八二
------	----

儒家之學	八二
------	----

文字音韻之學	九〇
--------	----

文章之學	九三
------	----

法家之學	一一一
------	-----

兵家之學	一一三
------	-----

史學	一一五
----	-----

譜學	一一八
----	-----

地理	一二一
----	-----

書學	一二二
----	-----

音樂	一三二
----	-----

傳記

畫學	一三二
天文曆算之學	一三三
醫家之學	一三六
農家之學	一四四
道教之學	一四四
佛教之學	一五二
私塾	一六五
宋代	一七一
儒家私學	一七一
道教私學	一七七
佛教私學	一七八
私塾	一八〇
元代	一八四
儒家私學	一八四
私塾	一八五
明代	二二四
學者授徒	二二四
鄉社之學	二二七
義學私塾	二三九
清前期	二四六
設學	二四六
學規	二五三
教學	二七一
清後期	三三四
設學	三三四
規章	三五九
教學	三八二
女學	三九六
傳記	四一九

先秦	四一九
秦漢	四三一
魏晉南北朝	四三八
隋唐五代	四五二
宋遼金元	四九九
明	五一〇
清	五〇六
紀事	五四四
藝文	六一一
雜錄	六二二

私學教育總部

主編：
胡金平

《私學教育總部》提要

私學，近代又稱私立學校，是指由私家或私人團體（包括民間社團）出資興辦、主持經營、管理的教育機構或教育活動。我國私學興起於春秋時期，漢代之後在政府政策的鼓勵下，得到大力發展，成為古代官學教育的重要補充和輔助形式，尤其是在官學處於衰落的動亂時代，私學更是成為整個學校教育體系的主幹。與官學相比，私學量大、面廣，更深入民間社會。同時，其教育形式、教育層次、教育規格更具靈活性，培養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更有多樣性。大致而言，按教育程度劃分，私學可以分為蒙學（小學）和經學（大學）兩級，其中蒙學更是私學的主體。按辦學形式劃分，私學可以包含三種形式：一是沒有固定教育場所、遊學四方的私人聚徒講學，如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諸學派大師的私人講學活動；二是由私家創辦、主持的有著固定教育場所的學校教育類型，如漢代的書館、精舍，宋以後的私塾等；三是由個體或社會集團創辦、主持、管理的新式學堂，近代以來各級各類私立學校均屬此類。私學對於培養人才、啓蒙民衆、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說、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錄。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論說、闡釋；論說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者和被教育名錄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教育、教學、考核制度，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根據歷史上各個時期私學的設立的情形，將不同的私學作為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學者授徒（含儒家私學、墨家私學、道家私學、法家私學、兵家私學、醫學私學、道教私學、佛教私學等）、私塾（含教館、族塾、義塾等）、社學、私立學堂；傳記主要收錄在私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錄傳記資料以外的私學師生在私學中的教育活動、教育事蹟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私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說等資料；雜錄主要收錄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私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私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的資料等。

目錄

題解	七
----	---

論說	九
----	---

綜述	二二
----	----

先秦	二二
----	----

儒家私學	二二
------	----

墨家私學	二九
------	----

法家私學	三四
------	----

陰陽家私學	三五
-------	----

名家私學	三五
------	----

農家私學	三六
------	----

兵家私學	三六
------	----

縱橫家私學	三七
-------	----

醫學私學	三七
------	----

其他私家傳授	三七
--------	----

秦漢	三七
----	----

儒家私學	三七
------	----

道家私學	四二
------	----

法家私學	四二
------	----

兵家私學	四三
------	----

陰陽家私學	四三
-------	----

曆數家私學	四四
-------	----

文藝家私學	四四
-------	----

醫學私學	四五
------	----

雜藝私學	四五
------	----

書館教學	四五
------	----

魏晉南北朝	四七
-------	----

儒家私學	四七
------	----

法家私學	五五
------	----

兵家私學	五六
------	----

天文學	五九
-----	----

曆數學	六〇
-----	----

農學	六二
----	----

名家私學	六三
------	----

史學	六三
----	----

譜學	六四
----	----

文學	六四
----	----

醫學	六五
----	----

書學	七〇
----	----

道教私學	七〇
------	----

佛教私學	七四
------	----

其他	八二
----	----

隋唐五代	八二
------	----

儒家之學	八二
------	----

文字音韻之學	九〇
--------	----

文章之學	九三
------	----

法家之學	一一一
------	-----

兵家之學	一一三
------	-----

史學	一一五
----	-----

譜學	一一八
----	-----

地理	一二一
----	-----

書學	一二二
----	-----

音樂	一三二
----	-----

畫學	一三二
天文曆算之學	一三三
醫家之學	一三六
農家之學	一四四
道教之學	一四四
佛教之學	一五二
私塾	一六五
宋代	一七一
儒家私學	一七一
道教私學	一七七
佛教私學	一七八
私塾	一八〇
元代	一八四
儒家私學	一八四
私塾	一八五
明代	二二四
學者授徒	二二四
鄉社之學	二二七
義學私塾	二三九
清前期	二四六
設學	二四六
學規	二五三
教學	二七一
清後期	三三四
設學	三三四
規章	三五九
教學	三八二
女學	三九六
傳記	四一九

先秦	四一九
秦漢	四三一
魏晉南北朝	四三八
隋唐五代	四五二
宋遼金元	四九九
明	五一〇
清	五二六
紀事	五四四
藝文	六一一
雜錄	六二一

題解

《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論語·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饕餮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莊子·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韓非子·詭使》 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窟路，托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

立，則莫得爲私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略】丞相李斯曰：「【略】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略】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爾雅·釋宮》 門側之堂謂之塾。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五年）庚戌，詔曰：「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驍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羅倫《一峰文集》卷三《豐嶺羅氏族譜序》 仁其所不當仁，義其所不當義，無適而非仁義也，有所不當乎！齊堂過牛而不忍，仁所不當仁也；夏乘貢金而不信，義所不當義也。仁所當仁，義所當義，可得聞乎？仁莫大於愛親，愛親者必尊祖。義莫大於愛兄，愛兄者必敬宗。斯二道也，孝子慈孫不用其心。惡乎用其心？孝子用其心於斯也；疏水不知食之淡，衣綯不知衣之惡，井樸不知居之陋，日月邁，血氣衰，不知老之至。凡祖之所出，宗之所別，無所不用其愛且敬焉。合敬同愛，不思以繼之，敬愛止於吾身矣。爲之法焉：總麻無服之親同爨也，謂之義聚；分井以給之，謂之義田；儲蓄以備其急也，謂之義莊；列屋以居之，謂之義宅；羣族人之子弟廩而教之，謂之義學；斂棺衾葬之於族也，謂之義塚。合而名之，若江州之陳、浦江之鄭，謂之義門，無所往而不爲義，仁在其中矣。

唐寅《正德瓊臺志》卷一七鄭彥魯《惠通義學記略》 今之侈於閱閱，厚於膏粱，不屑教矣。厄于奔走，切於饑寒，不暇學矣。驕于天資，不好學矣。甘於凡

下，不願學矣。是故不曰社學，無以異於今也，而曰義學焉者，使夫人之學而有貴賤貧富之分，而惟束脩是計，非義也；使夫人之學而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擇，而惟人品之是論，非義也；使夫人之凡生於斯、流寓於斯者之子若孫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中無不中、無才無不才，是則謂之義焉。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七《願義編序》 予詢其意，答曰：「爲天下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義田始。義田厚其生也，於是乎有義塾。義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故曰必自義田始。」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二《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略】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饗膳之費，咸出於己。【略】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

李德林《定頻紀事》卷一《立義學詳文》 惟書院所以育成材，而義學乃以端蒙養也。夫蒙養爲立身制行之始，能端其始，則風俗之易移胥基於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巨。

論說

《商君書·壹言》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于農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遊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于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勢不顯于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名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奸無萌。治國能搏民力而壹民務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孟子·滕文公上》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莊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

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以蕃息畜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戶，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伎於衆，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眊合驢，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党，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譏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舛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譴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

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於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綽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閼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庖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有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驢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困園，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呂氏春秋·有度》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

《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婁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擊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史記·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隋書·經籍志三》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驚。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全唐文》卷一六四李嗣真《書後品》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吾作《詩

品，猶希聞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爲末，信也。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窺絕終古，無復繼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雖不足以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與夫飽食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以記姓名。」此狂夫之言也。嗟爾後生，既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略，庶幾勉夫斯道。近代虞秘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王家令、高司衛等，亦并由此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慙君子之盛烈，苟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誠凌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耶！今之馳騫，去聖愈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亦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皆授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東之受於虞秘監，虞秘監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緹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論品藻，自王惜以下，王僧虔、袁庚諸公，皆已言之矣，而或理有未周。今采諸家之善，聊指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入，有可措者，亦復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敢寓言。今始於秦氏，終於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爲十等。」

《冊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宇文炫爲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竝爲學。竝上制置事三十餘件。疏奏不報。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

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

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燒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

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爲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斤，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

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思，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劉軻《劉希仁文集·三傳指要序》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願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拾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織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於